

Selected Stories  
SAKI  
Illustrated by Edward Gorey



Selected Stories

SAKI

Illustrated by Edward Gorey

# 萨基短篇小说选

〔英〕萨基——著 冯涛——译

〔美〕爱德华·戈里——插图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基短篇小说选/(英)萨基(Saki)著;冯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2

书名原文: Saki: Selected Stories

ISBN 978-7-5327-8116-4

I. ①萨… II. ①萨…②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37889 号

SAKI

SELECTED STORIES

根据 Penguin Classics 2000 年版

*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译出

插图选自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3 年版

*The Unrest-Cure and Other Stories*

## 萨基短篇小说选

[英]萨基/著 冯涛/译 [美]爱德华·戈里/插图

责任编辑/顾真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4 插页 5 字数 208,000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5,000 册

ISBN 978-7-5327-8116-4/I·4990

定价: 1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8798999

## 目 录

- 001 雷金纳德  
005 雷金纳德谈圣诞礼物  
009 雷金纳德在剧院  
013 雷金纳德与唱诗班狂欢  
017 雷金纳德论操心  
021 雷金纳德论乡居派对  
025 雷金纳德在卡尔顿大厦  
031 雷金纳德的圣诞狂欢  
035 雷金纳德的《鲁拜集》  
(以上选自《雷金纳德》)
- 041 雷金纳德在俄罗斯  
045 一个不购物的性别  
049 加布里埃尔-厄内斯特  
057 拉普洛什卡的灵魂  
063 战略家  
071 多饶一个  
079 耗子  
(以上选自《雷金纳德在俄罗斯》)
- 085 托比莫利  
097 帕克尔泰德太太打虎  
103 背景  
107 “易怒者”赫尔曼——“大悲恸”的故事

- 111 动荡疗法
- 121 斯莱德尼·瓦斯塔尔
- 129 寻子记
- 137 拉蒂斯拉夫
- 141 山上的乐声
- 149 圣韦斯帕鲁斯的故事
- 157 去奶品店的路
- 165 说退塔灵顿
- 171 命运的猎狗
- 181 塞普蒂默斯·布鲁普的秘密罪行
- 191 格罗比·林顿的改造  
(以上选自《克劳维斯编年史》)
- 201 母狼
- 209 劳拉
- 215 野猪
- 223 布鲁哥
- 229 母鸡
- 237 洞开的窗扉
- 243 间歇
- 249 传奇作家
- 255 沙茨-梅特克拉姆教学法
- 261 第七只小母鸡
- 269 盲点
- 275 黄昏
- 281 但求真实
- 289 拜占庭式煎蛋卷

- 295 复仇女神的筵席  
301 楹椴树  
307 禁鸷  
313 赌注  
319 克劳维斯论父母的责任  
323 假期作业  
(以上选自《野兽与超级野兽》)
- 329 和平玩具  
337 路易丝  
343 下午茶  
349 瑟诺格拉茨的狼群  
355 面包黄油小姐  
361 预警  
369 非法闯入  
377 彭瑟比太太除外  
383 马克  
389 刺猬  
395 “马品式”人生  
401 震慑战术  
407 第七只奶罐  
415 临时花园  
(以上选自《和平玩具》)
- 421 方形鸡蛋  
429 节日庆典  
(以上选自《方形鸡蛋》)
- 433 译后记

## 雷金纳德

瞧我干的好事——我不该如此失察的。我违背雷金纳德的意愿硬劝他去了迈基洛普夫妇的游园会。

我们都会偶尔犯错。“他们知道你在这儿，你要是不去他们会觉得很怪的。而我眼下尤其要跟迈基洛普太太交好。”

“我知道，你想要她那帮烟灰色波斯小猫中的一只做乌姆普斯的妻子——要么是丈夫，对不对？”（除了衣着之外，雷金纳德对细节问题极为蔑视。）“而我就得为了这一紧急的配对事件忍受社交方面的牺牲——”

“雷金纳德！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我肯定迈基洛普太太会很高兴我把你带去罢了。像你这般深具魅力的年轻人在她的游园会上可是稀缺资源呢。”

“在天堂里也该是稀缺资源。”雷金纳德志得意满地道。

“你这样的人物天堂里确实没几个，在这个意义上倒也不假。还是说正经的，游园会不会对你的忍耐力造成多大考验的；我保证，你不必玩什么槌球，也不必跟副主教的太太谈话，或是从事任何可能造成身体疲惫的事务。你就把最漂亮的衣服套上，摆出一副适度的亲切表情，以一只厌世鸚鵡的胃口吃点巧克力冰淇淋就行了。除此之外对你没有任何额外要求。”

雷金纳德闭上了眼睛。“肯定会有一帮拼了小命赶时髦的年

轻女人问我是否看过《桑·托伊》；不那么与时俱进的一帮会渴望听到当初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六十周年庆典的一切消息。稍作鼓励，她们就会问我是否眼看着协约国部队开进巴黎。女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翻弄过去的老账？她们跟裁缝一样要不得，他会永远记着你欠他一套衣服的钱，哪怕那套衣服你早就不穿了。

“我将在一点钟下令开午饭；你会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梳洗打扮。”

雷金纳德的眉头紧蹙，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然达到。他是在为哪条领带配哪件背心委决不下呢。

当时我就已经有了些不安。

在驶往迈基洛普家的途中，雷金纳德出奇地安静，单单他把自己的双脚骗进了一双尺码太小的鞋子这一事实恐怕还不是全部原因。我更加不安了，一到迈基洛普家的草坪，我就把他卸在一盘诱人的香草糖汁栗子旁，并尽可能远离副主教的太太；我刚刚离开他一段“外交距离”，就异常清晰而痛苦地听得莫克比家的大女儿在问他是否看过《桑·托伊》。

应该是在十分钟后，不会再长了，在此期间我跟女主人谈得相当惬意，我已经许诺将《永恒之城》借给她，外加兔子蛋黄酱的菜谱，就要谈到为她的第三只波斯猫宝宝提供个温馨之家了，这时我忙里偷闲瞥了一眼，发现雷金纳德已经不在我安置他的位置了，而且那盘香草糖汁栗子也原样未动。与此同时，我意识到门多萨老上校又要开始讲他那个他是如何将高尔夫引入印度的经典故事，而雷金纳德就在他身边，太危险了！竟然也有雷金纳德对于上校而言就是鱼子酱的时候。

“我一八七六年在浦那的时候——”

“我亲爱的上校，”雷金纳德咕嘈道，“您想想看，您竟然能接受这种事！无意中就这么泄露了自己的年龄！我绝不会承认一八七六年时自己已经来到这颗星球了。”（雷金纳德就是再疏忽再诚实也不会承认自己超过二十二岁。）

上校的颜色变成了烂熟的无花果，雷金纳德则无视我中途拦截的努力，溜到了草坪的另一边。几分钟后，我发现他正兴味盎然地教兰姆佩奇家的幼子调制苦艾酒的良方，而孩子的母亲就在旁边听着。兰姆佩奇太太是本地禁酒运动的头面人物。

我赶忙打断这一前景堪忧的促膝谈心，将雷金纳德安置在可以看到槌球手大发脾气的位置，然后马上去找我的女主人，想重续我们的猫宝宝谈判。我并没有立刻就找到迈基洛普太太，最后倒是女主人跑来找我了，但她谈的却并非猫宝宝。

“令表亲正在跟副主教的夫人谈论《扎扎》；至少他正在谈，她在传唤自己的马车。”

她讲话的口气干巴巴的，而且很不连贯，就像在重复一段法语练习，我知道就米莉·迈基洛普而言，乌姆普斯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如果你不介意，”我匆忙道，“我想我们也该传唤我们的马车了，”然后拼力朝槌球场方向进发。

我发现每个人都在紧张而又亢奋地谈着天气以及南非的战争，只有雷金纳德靠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面带梦幻般邈远的神情，想来一座火山在把整个村庄都毁灭后该有同样的德性。副主教太太正以令人不敢正视的专心一志扣她的手套。除非我为她的“快乐星期天傍晚基金”认捐三倍的款，否则决不敢再踏入她府上一步了。

就在那个节骨眼上，槌球手们结束了比赛，这场槌球戏可是

持续了整整一下午都未露丝毫结束征象啊。我自问，它干吗非得在这么需要分散注意力时戛然而止？每个人似乎都在朝向骚乱的中心涌来，副主教与雷金纳德的座椅就是风暴的中心。谈话停顿下来，一群人就这么满怀期待地呆在那儿，静得赛过了破晓晨光——如果芳邻碰巧不养家禽的话。

“里海是怎么形成的？”雷金纳德突然令人震惊地问。

大家已现受惊奔逃的朕兆。副主教的太太望着我。吉卜林或别的什么人曾在什么地方描写过轰然倒地的骆驼望着商队竟然不管它死活继续向前时的那一瞥。这位好太太眼神中凝固了的责备使那段描写活生生在我脑海浮现。

我打出最后一张牌。

“雷金纳德，已经不早了，海水的潮气就要过来了。”我知道他右边眉毛上那精心弯转的发髻未必受得了潮气。

“我绝对、绝对不会再带你去什么游园会了。绝对不会了。……你的举止太可耻了……卡斯庇安人到底看见了什么？<sup>①</sup>”

因错用了良机而生的真心遗憾的阴影掠过雷金纳德的脸。

“毕竟，”他道，“我相信杏黄的领带还是最好配丁香色的背心。”

---

<sup>①</sup> 雷金纳德原说的是：“What did the Caspian Sea?”（里海是怎么形成的？）“我”听成了：“What did the Caspian see?”

## 雷金纳德谈圣诞礼物

我希望大家能绝对清楚地明白（雷金纳德道）我不想要一本“乔治，威尔士亲王”的祈祷书作为圣诞礼物。知道这一事实的人永远不嫌太多。

在有关送礼的学问上（雷金纳德继续道）应该开一些实际技巧的课程。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于别的任何人想要什么具有哪怕最模糊的概念，有关这一问题的流行观念实在不能为一个文明社会增光添彩。

比如说，乡下的女性亲戚“知道领带总归是用得上的”，于是送你一条可怕的条纹领带，你只能私下里或在图特南路<sup>①</sup>上才敢系到脖子上。她如果用它捆扎醋栗树丛倒可能真“用得上”——既能支撑枝条又能吓走飞鸟，一举两得——因为不争的事实是：见多识广的普通大山雀跟平均水平的乡居女性亲戚相比具有更加完好的美学品位。

然后，还有那些姑母婶母们。在涉及礼物的问题上她们总是个困难重重的阶层。麻烦在于谁的姑母都够不上年轻。等你终于教育得她们认识到西区<sup>②</sup>居民不戴红色羊毛连指手套的事实了，

---

① 伦敦一条五方杂处的廉价商业街。

② 伦敦的富人区。

她们却要么死了，要么跟全家争吵，要么就做出某件同样不体谅人的事来。这就是训练有素的姑母总是这么稀缺的原因所在。

譬如我的姑母阿加莎，她去年的圣诞节送了我一副手套，竟然费心选了一副戴旧了的而且纽扣数量一个不差的。但——它们竟然有九个指头！我把手套送给了一个我私下里痛恨的男孩：他当然没戴过，不过他原本有可能戴的——这就是死亡的严酷所在了。那接近于为他的葬礼送白花一般体贴了。我当然写信告诉姑母那副手套正是一直以来的欠缺之物，它能像玫瑰一样令我们的生活绽放开来；我还怕她嫌我轻佻——她来自北方，那儿的人整天生活在对天堂和杜勒姆伯爵的恐惧中。（雷金纳德装出一副对政治无所不知的样子，这就可以为他不谈政治提供绝好的借口。）具有少量外国血统的姑母们在理解这类事上可说最令人满意的了；不过如果你无法选择姑母，长远看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你自选礼物然后把账单给她送去。

甚至你自己圈子里的朋友，按说应该更了解你的，在这一问题上也颇有些奇怪的错觉。我并没有在收集廉价版的《鲁拜集》。我把最近收到的四本送给了开电梯的男孩，我乐于想到他会连带着菲茨杰拉德的注解读给他上了年纪的母亲听。开电梯的男孩总是有上了年纪的母亲；我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好意的表现。

就我个人而言，我看不出选一样合适的礼物到底有何难哉。没有一个体面地成长起来的男孩会不赞赏那些如此庄严地摆放在莫里尔橱窗中富有装饰性的利口酒瓶子——如果能弄到一瓶，我相信没有人会责怪你的。而且你无法确定里面装的到底是薄荷甜

酒还是查吐士酒<sup>①</sup>的那一刻总是最为激动人心——就像桥牌桌上看到你的搭档摊牌时一样令你激动得发抖。大家都会说到他们喜欢基督教衰落后的好处，不过创造出了绿色查吐士酒的宗教体系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死去。

当然了，还有利口酒的酒杯、裹了层冰糖的水果、织锦窗帘以及无数种其他生活的必需品都可以成为可心的礼物——并不是说要多么奢侈，比如说为某人付账啦或是买件真正可爱的珠宝之类。我可比不得圣经中所谓的好女人，我的价值高不过红宝石。<sup>②</sup> 就算找得着这样一个女人，在圣诞节期间她也肯定是个不小的麻烦；恐怕只有一张空白支票才能解决这个难题。也许她灭绝了反倒是好事。

我的可爱之处就在于（雷金纳德总结道）我是个很容易取悦的人。不过到“威尔士亲王”的祈祷书为止。

---

① 由法国加尔都西会修士用芳香草和白兰地制成的酒。

② 见《圣经·箴言》第三十一章十至三十一节。和合本译作：“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 雷金纳德在剧院

“毕竟，”公爵夫人含混地道，“总有些事是你回避不了的。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良好的行为什么是德行的清廉，都有一清二楚的界限。”

“就这个问题而言，”雷金纳德答道，“有俄罗斯帝国的例子呢。麻烦的是您所谓的界限并不总在同一个地方。”

雷金纳德与公爵夫人互不信任，并由一种科学性的兴趣所调节。雷金纳德认为公爵夫人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特别是不要急吼吼地从卡尔顿大厦往外赶，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一样。他说，一个对如何退场漠不关心的女人会在古德伍德赛马会之前就离开伦敦，而且会在错误的时刻死于某种很不时髦的疾病。

公爵夫人认为雷金纳德未能超出环境所要求的伦理标准。

“当然，”她杀气腾腾地继续道，“相信永久的改变，相信一切易变如今已成了时尚，而且说我们都不过是原始猿类的改良形式——你当然也信奉这一学说喽？”

“我觉得这么说绝对为时过早；就我认识的大多数人而言，这一过程还远未完成。”

“同样，你当然也不信教了？”

“不，大谬不然。最近的时尚是罗马天主教的心境外加不可知论的良心：你既得到了前者的中世纪情调又享受到后者的现代

化便利。”

公爵夫人强压下鼻孔里的冷气。她是那类以庇护人的感情对待英国国教的人，仿佛英国国教是从她们家菜园里成长起来的。

“不过还有些别的事，”她继续道，“恐怕即使对你而言也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比如爱国主义、大英帝国、帝国的职责以及血浓于水这类的东西。”

雷金纳德作答前停顿了有一两分钟，这时雷米尼勋爵暂时垄断了剧院的听觉职责这一话题。

“这就是一部悲剧中最要不得的，”他论道，“人们总是没办法听见自己在说什么。当然，我接受帝国的观念和职责。哪怕是在欧洲大陆我也同样毫不犹豫地赞同。不过等这个社交季结束后，我们空下来的时候，还要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比如说存在于一个法裔加拿大人、一个温和的印度人与一个英国约克郡人之间的血缘手足之情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

“哦，所谓‘统治着自棕榈到寒松的疆土’<sup>①</sup>嘛，”公爵夫人满怀希望地引道，“我们当然不该忘记我们都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一部分。”

“这是因为它的组成部分正迅速变为耶路撒冷的一个郊区。我承认，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郊区，以及相当迷人的耶路撒冷。不过仍然是个郊区。”

“真是的，当某人正自觉地将文明的益处撒播到整个世界时却被告知他住在一个郊区！慈善事业——我猜你会说那只不过是个人让人感觉舒适的错觉；不过，即便是你也必须承认只要还存在

---

<sup>①</sup> 引自吉卜林的诗《曲终人散》(Recessional)，上下文是“我们先祖自古信奉的神，我们遥远战线的主，他可畏的手统治着自棕榈到寒松的疆土。”

着短缺、痛苦或是饥馑，不管多么遥远或多么不易近身，我们都会立刻以最大限度的慷慨提供帮助，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将救济分发至世界的天涯海角。”

公爵夫人故意顿了顿，带着大获全胜的自得。她曾在一次客厅会议上发表过同样的意见，曾受到热烈欢迎。

“我倒是怀疑，”雷金纳德道，“您是否曾在冬天的夜晚步行至泰晤士堤岸？”

“天哪，当然没有！干吗要问这个？”

“我也没有；只是好奇。即便是你们的慈善事业，因为是在一个一切皆以竞争为基础的世界里实行，既有了信用账户也必得有个借方。小渡鸦也会叫着要吃的。”

“它们有吃的。”

“一点没错。由此可以推定别的什么东西肯定做了它们的食物。”

“哦，你这不过是在耸人听闻。你尼采读得太多了，连一丁点道德均衡感都不剩了。我可否请问，你如今还受任何行为准则的制约吗？”

“为了一己的便利，一个人还是要遵守某些确定准则的。比如，绝对不要轻易辱骂你在欧陆松林或是旅馆吸烟室里遇到的任何胡须斑白的无害的陌生人，他很有可能就是瑞典的国王陛下。”

“这种克制想来肯定让你厌烦之至。我年轻时，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可是谦恭而又纯洁的。”

“如今我们只剩下谦恭了。现如今可一定得术业有专攻了。这倒让我想起我在某本圣书上读到的某个人的故事：他可以选择自己最渴望的东西。由于他既没有要头衔、荣誉以及尊严，只要